

寻迹大会堂 听你说一说 记忆里抹不去的“温岭老地标”

你如果留意,会看到太平街道继光路两边的街巷变样了,街道两边的墙面上到处都贴满了拆迁公告,有不少居民正从楼里搬出来,寻找新的落脚点。今年,太平街道启动第二轮城村两改,全力攻坚四大区块,即牛轭街周边、老大会堂周边、小南门、前溪沿溪周边。

拆迁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但有时想起曾经的繁荣喧嚣,心中仍旧会有不舍。尤其是1957年建成的大会堂,承载着几代温岭人的回忆,它是动人的老式电影院,是婆婆妈妈们补鞋改衣的首选之地。作为曾经的温岭地标,对于温岭人来说,这里有着一种无可替代的熟悉感。

拆是为了城市更好地发展,曾经的老街老巷虽然即将消失,但它们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的记忆相册里。

征集

《青草地》向全市中小学生发起“寻迹大会堂,重忆老城时光”征集,邀请学生们在绘画里记录大会堂居民的生活,用文字述说你或者你的家人与大会堂之间的故事。让我们聆听时代的回响,寻找过往的情缘。

征集内容:以大会堂为主题,描述你与大会堂及周边的故事,或者通过采访父母等长辈,重拾大会堂及周边的旧时光。

征集对象:全市中小学生。

征集要求:本次征集题材不限,文字、图画皆可,作品必须原创。

征集时间:即日起至4月15日。



大会堂看电影

李呆/文

自从1978年的春天走入这座城市,我终于享受到了县大会堂天天有电影放映的待遇。大会堂,顾名思义就是开会的地方,但兼用来放映电影。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大会堂门口的宣传栏,每到月底,都会贴出一张下个月电影放映的排片表,即几号到几号,放映的是什么电影。电影票一般一角一张,特别长或特别短的电影,会有一两分的浮动。

电影票不是那么轻易能买到手的,特别是我们身处在县城外的化肥厂。我们赶不上售票的时间,即使赶上了,碰到的也是这个场景:售票处,厚厚的砖墙,小小的窗口,蜂拥的购票者一只手拿着钞票,拼命地挤向窗口,更有甚者,几个小伙子合伙,把其中一个举上去,被举上者在人群的头顶上爬动,爬向窗口。

买不到电影票,那只能晚上早早地赶去,站立在大会堂门口等退票。退票就是原来买到了电影票的人,或买了多余的票,或临时有事,看不了电影,把票转让了。如果是好看的电影,那转让的票价往往比原来的还要高。

那个场面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大会堂那售票的小窗口上,总挂着一个大大的白色的“满”字,而进入门口那长长的路旁,挤满了翘首张望等待退票的人。看到有人掏出一张电影票,周围的人就会蜂拥而来抢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会,等待退票的男女老少南边站到人民路,西边排到卖鱼桥,对前来观看电影的人呈夹道欢迎状,并伸长手,致以声声问候:“有票吗?有票吗?”而电影票持有者则显得趾高气扬,一脸神气地走过,皮鞋后跟的铁钉敲击着石板路,发出清脆的响声,慢慢进入大会堂。

因为大会堂放映电影,在大会堂的门口有一个早晚商店。这是县城里唯一夜间开放的商店,由低矮的二层小木屋底层两间拼成的店铺,木板铺成的地面,走上去有晃动感,也就是二十平方米左右吧。明亮的日光灯下,柜台上摆放着水果、蛋糕等,几个女营业员或忙碌着,或站立着,这是由国营企业——县果菜公司经营的,这商店是温岭的夜上海。

无需告别

沙漏/文

温岭大会堂,建于1957年的地标,终在岁月前行中难逃拆迁的宿命。大会堂离横湖小学很近,隔街相望,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横湖学子的多功能厅。看电影、六一汇报演出、听救火英雄赖宁的宣讲报告、召开雷锋事迹的表彰大会,所有关于小学时代的大事,都靠它来承载。

对于时间,那时的我们更像是富翁。下午上完一节课,全校师生便浩浩荡荡去看电影了。如此盛况,我想再也没有谁敢这么决定了吧。现在的孩子可以体验3D的动感刺激,可以享受影院软椅的舒适,但他们却无法体会到排队手牵手去看电影的激动。性子急的孩子手里一直捏着电影票,那张蓝色的或黄色的小小长条形纸条,沉稳一点的,放在兜里,时不时地去摸一下。

一起走过满是文具店、早餐店的小街,穿过马路,便进入大会堂口了。路两旁有高大的梧桐树,巴掌大的叶子偶尔会落下来,哪个调皮鬼便去踩一下,转身看着我们,笑意盈盈。越过他的笑脸,便是肃穆的大会堂了。在儿时的我们眼里,大会堂是如此高大,如威严的长者。一走进它的区域,玩性再大的孩子也压低了声响,一个个低头一排排地看过去寻找自己的座位。幕布一亮,映亮了黑瞳,照进了未开垦而渴望充盈的内心。

大会堂门口还是放学后或者周末经常溜达玩耍的乐园,也是妈妈光顾最多的地方。门口的杂货铺,花花绿绿,有卖毛线团的、纽扣的、头绳的、布料的……琳琅满目。妈妈的手很巧,当时很流行的蓝色毛线裙,裙摆是蓝色海浪的样子,她借来比画一下,便准备给我和姐姐各手织一件。为了区分,要给我织件绿色的。低矮的房子,灰色的瓦片,敞开的大门,一排的桌子摆满了各色货品。她在那里挑线团,从五颜六色的线团墙中一团又一团地拉出来,捏了捏,对比颜色,询问价格,不知疲倦。我就在旁边看着一格格的玻璃格子,里面摆了各种纽扣,这么多形状和款式,就是一个个工艺品。拿在手里,仰着头,对着阳光,特别透亮。挑好了毛线,需要买纽扣,妈妈总是容我自己挑选。这么多,我总是看花了眼,挑了个红色,妈妈把纽扣放在绿色的线团上,对我摇摇头。我再慢悠悠挑着,她在一旁再量几尺红头绳,也不催促,时光就在满目亮晶晶的纽扣上停留,又一次扬长而去。

去大会堂看电影

跟云/文

出校门即是西校场,穿过紧贴着县少体校篮球场北侧围墙的那条黄土小道,沿着上水洞路东去,经过县前街,斜穿北门街,从朝西的后门进入大会堂院子。

这是当年从温岭中学去往温岭大会堂看电影,我无数次走过的路线。

记得学校一般是两三个星期会有一次大会堂的包场,如果按这个频次计算,一个月两场,三年下来有五六十场之多,加上假期、周末看的,估摸着三年看过近百部电影。在学习紧张、信息闭塞、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电影给平常的日子增添了色彩,其呈现的故事、宣扬的意识、艺术的成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并塑造着年轻人看人生的视角、态度和品味。

温岭大会堂还是那些年全县最重要的集会场所,建于上世纪50年代,一根根粗壮原木拼接而成的屋顶,人字架构筑起一个偌大的空间,而无需一根柱子支撑,高高地塑在门头上的水泥五角星,给人以高大庄严之感,县两会等重要会议均在此召开。直到上个世纪末,在许多温岭人心中,大会堂都算得上是县城的一个文化地标。

我唯一一次到大会堂开会而不是去看电影的经历,是学校组织去听一个演讲。演讲的内容已毫无印象,却记住了那个身披风衣的演讲者的名字——李燕杰,只因为此名与著名武打演员、《少林寺》主演李连杰相差一个字。后来知道,李燕杰是一位活跃于全国各地、在广大青年中有着不小影响力且被舆论聚焦的教育演说家,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应该是他的高光时刻,随着时光流逝,后来逐渐沉寂,已于几年前去世。

淡去、退出、告别,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这是包括生命在内的万物之宿命。三四十年间,城市不断扩展、更新和蝶变,现如今,偏居一隅,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大会堂早已不再放映,孤寂落寞替代了昔日的人头攒动,低矮屋顶、破旧院落萎缩在四周的钢筋水泥下尽显破败、卑微,完全无法想象记忆中的庄严高大。虎山脚下的校园已经名花易主,西校场更是无从寻觅,只有大会堂门口那堵依然伫立的厚厚砖墙以及墙上两个顶端弧形的售票小窗,似乎还在依稀诉说着那些年这里曾经的热闹和有过的拥挤。